

这就又到了冬天，他坐的是村里人自家打的火桶，两块钱买来的，桶里搁上个陶瓷子，灰里煨的炭火，加上个铁丝做的罩了，坐上一杯茶。冬夜漫长，天早早就黑了。农闲季节村里人自家话计白天可做，入夜便一片漆黑，就他这屋里还亮着灯。他同新婚的妻子吵架的事村里人说上十天半月，也就没人再问起，一切复归平静。

他这屋现今也没有吆喝一声便打门进来张望、闲扯、抽烟、喝茶的，他曾经这么招待应酬过，来人就散根香烟。同村干部们他早已混熟了，得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也让人习惯他这么个不掺合村里是非的读书人。桌上总摆的几本马克思、列宁的书，认识点字的村干部们有些敬意。毛妹敲过他一回门，问他有什么书好看的，他递给她一本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，这女子瞅了一眼，说：“吓死了，这哪看得懂呀？”

毛妹算是读过小学，也没敢接。还有一次，这女子见房门开着，他烧了一壶热水在洗被单。毛妹进来靠在门框上，说帮他拿到塘边用棒槌捶洗，更干净，他谢绝了这番好意。小女子站了一会，又问：“你就不走啦？”

他反问：“走哪里去？”

毛妹撇了一下嘴，表示不信，又问：“你屋里的，怎么就走啦？”

这女子问的是情，免得说他女人或是他老婆，那双水灵灵的凤眼勾勾望住他，随后便拧拧衣服角，低头看鞋。他不能沾惹这女子，再也不信任女人，也不再受诱惑，没再说话，一个劲在盆里搓洗被单，让毛妹待得没趣，方才走了。

他唯有诉诸纸笔借此同自己对话来排遣这分孤独。动笔前也已考虑周全，可以把薄薄的信纸卷起塞进门后扫帚的竹把手里，把竹节用铁签子打通了，稿子积攒多了再装进个腌盐菜的罐子里，放上石灰垫底，用塑料扎住口，屋里挖个洞里在地下，再挪上那口大水缸。他并非要写部什么著作，藏之名山传诸后世。他没想这么多，无法去设想未来，也没有奢望。

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这村里的狗也就都叫起来，后来又渐渐平静了。黑夜漫漫，一个人在灯下，这倾吐的快意令他心悸，又隐约有些担心，觉得前面窗后窗暗中有眼。他想到门缝是否严实，这房门也早就仔细查看过多次，可他总觉得窗外有脚步声，从火桶上挺起身屏息再听，又没有动静了。

窗内贴了纸的玻璃上月色迷蒙，月光是半夜出现的。他似乎又觉察到窗外有动静，屏息悄悄移步到床头，把拴在床头的拉线开关轻轻一拉，一个模糊的影子映在窗上，一动即逝。他分明听见窗外草丛的声响，没有再开灯，小心翼翼，不出声响收拾了桌上的稿子，上了床，暗中望着糊上白纸被月光照亮的窗房。

这清明的月色下，四下还就有眼，就窥探，注视，在围观你。迷蒙的月光里到处是陷阱，就等你一步失误。你不敢开门推窗，不敢有任何响动，别看这静谧的月夜人都睡了，一张惶失措，周围埋伏的没准就一拥而上，捉拿你归案。

你不可以思想，不可以感受，不可以倾吐，不可以孤独！要不是辛苦干活，就打呼噜死睡；要不就交配下种，计划生育，养育劳力。你胡写此什么？忘了你生存的环境？怎么啦又想造反？当英雄还是烈士？你写的这些足以叫你吃枪子！你忘了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，怎样枪毙反革命罪犯的？群众批斗相比之下只能算小打小闹。这一个个可是五花大绑，胸前挂的牌子上黑笔写的姓氏和罪名，红笔在名子上打的叉，还有铁丝紧紧勒住喉头，眼珠暴起，也是更新的红色政权的新发明，堵死了行刑前喊怨，在阴间也休想充当烈士。两辆卡车，武装的军警荷枪实弹解押到各公社游乡示众。前面一辆吉普车开道，车顶上的广播喇叭在喊口号，弄得沿途尘土飞扬。老太婆大姑娘都来到村口路边，小儿们纷纷跟在卡车后面跑。收尸的家属得先预交五毛钱的枪子费，你还不会有人收尸，你老婆那时候早就会揭发你这敌人，你父亲也在农村劳改，又添了个老反革命的岳父，就凭这些毙了你也不冤枉。你还无冤可喊，收住笔悬崖勒马吧！

可你说你不是白痴，有个脑袋不能不思考，你不革命不当英雄抑或烈士也不当反革命行不行？你不过是在这社会的规定之外游思遐想！你疯啦！疯了的分明是你而不是倩。看那这人，居然要游思遐想！天大的笑话，村里的老嫂子小丫头都来看呀，该吃枪子的这疯子！

你说你追求的是文学的真实？别逗了，这人要追求什么真实？真实是啥子玩艺？五毛钱一颗的枪子！得了，这真实的要你玩命来写？埋在土里发霉的那点真实，烂没烂掉且不去管它，你就先完蛋去吧！

你说你要的是一种透明的真实，像透过镜头拍一堆垃圾，垃圾归垃圾，可透过镜头便带上你的忧伤。真实的是你这种忧伤。你顾影自怜，必需找寻一位精神能让你承受痛苦，好继续活下去，在这猪圈般的现实之外去虚构一个纯然属于你的境界。或者，不如说是一个现代的神话，把现实置于神话中，从书写中得趣，好求得生存和精神的平衡。

他把写的这神话抄录在他母亲生前留下的一个笔记本里，写上亚历佩德斯，编了个洋人的名子，希腊或随便哪国人，又写上郭沫若译，这老诗人文革刚爆发便登报声明他以往的著作全该销毁，因而得到毛的特殊恩典而幸存。他可以说那是半个世纪前郭老人的译著，他在上大学时抄录的，这山乡乃至县城里谁又能查证？

那笔记本前一小半是他母亲淹死前在农场劳动的日记。七年或是八年前，那是“大跃进”弄成的大饥荒的年代，他母亲也同他去“五七干校”一样，去农场接受改造，又拼命苦干，省下了几个月的肉票和鸡蛋票等儿子回家补养，而她看的还是养鸡场，饿得人已经浮肿。黎明时分下了夜班，她到河边涮洗，不知是疲劳过度还是饿得衰弱，栽进了河里。天大亮时，放鸭子的农民发现漂起的尸体，医院验尸的结论说是临时性脑贫血。他没见到母亲的遗体。保留在他身边的只有这本记了些劳动改造心得的日记，也提到她要积攒节假日回家同她从大学来过暑假的儿子多待几天。他抄上了署名为亚历佩德斯的神话，后来装进放了石灰垫底的腌菜的罐子内，埋在屋内水缸底下的泥土里。